

· 印翻准不★有所舊版 ·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重慶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再版

·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·

愛情的火焰

每冊國幣

元

原著者

莫

泊

桑

翻譯者

索

夫

發行所

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號

印刷所

世紀印刷所

上海中正東路一七二號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從他第一次的成功之後，希望討人歡喜的心總是非常強烈，雖然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；這種心思却影響了他的工作，弱化了他的判斷力。在他身上有許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討人歡喜的欲望，而這對於他的聲望幫忙很多。

他的優美的態度，他的一切生活習慣，他的細心修飾自己的人品以及他久以聞名的善於騎馬和舞劍，都給他逐漸增長的名聲上增添了吸引力。他第一篇出色的作品，題名「克萊歐派特拉」(註)，在這以後，巴黎突然愛上了他，使他成了一債時髦兒；於是他立即變成許多公開藝術集會最有光彩最時髦的藝術家，從此沙龍的女主人無不望他，學院歡迎他。在巴黎的一致讚揚聲中，他像一個征服者一般，走進了這些機關。

幸運一面對他親愛撫慰，一面領他到了老年的初期。

貝庭曉得外面正有一個美麗的日子方興未艾，於是就在這影嚮之下，他追求一個詩的題材。在他吃過早餐吸過香煙之後，他像是有點如在夢境的感覺；他凝視着天空沉思着，想面對那蔚藍的天空迅速地描畫出他思想中一切愉快的幻想——美術館中或是街道

旁邊的優美婦人，或是水邊的情人。這些變化的形象映現在明亮的天空中，在他的瞬息萬變的幻象裏朦朧而縹緲，同時有許多燕子不斷飛過那塊天空，像是用筆一種要把那些幻影消除。

他什麼都沒有尋到。這一切半隱半現的幻象，是和他已經畫過的東西很相似；所有的這些女性，像是在他的藝術幻想中已經誕生過的那些女性的姊妹和女兒；一年以來，有一種漠然的恐懼在磨難他——他怕他已經失掉了創造力，這使他對於一切題材捉摸不住，並使他的靈感精疲力盡，每逢他一用這樣的眼光去看他的作品，這種重新夢想力的缺乏，這種發見新的事物的無能，便很清楚地顯現出來。

他安詳地站起身來，睜開了眼睛許多未完成的畫稿，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東瀛，威即給他一種新的概念。

他一面吐着香烟，一面翻看他收藏在大櫥櫃裏的許多繪畫和草稿，但是不久他便厭煩了這種徒勞無功的探求，感覺到懊喪的疲倦，他丟棄手裏的香烟，嘴裏啣一支流行歌曲，彎下身子檢起放在椅子底下的一隻沉重的陞鈴。他有一面鏡子，是他用來考察姿

勢和檢定配景的，這時他便用一隻手把鏡上的帳幕揭開，站在鏡子面前，一面揮舞着那隻啞鈴，一面凝視着鏡中的自己。

在畫界裏，他的氣力很有名氣；其次，在歡笑的社會中，他的品貌很有名氣。但是現在年紀大了，使他顯得笨重。他身材高大，雙肩寬闊，胸部豐滿，然而雖然他每天打拳騎馬，却養成了一個老角力者的大肚子。他的面部雖然已和他年青時有些不同，但仍然很使人著目，而且和過去一樣地漂亮。他的濃密白色的短髮，掩罩着灰色濃眉下的一雙黑眼睛，同時他華美的鬚髥，有如一個老兵士的鬚髥，依然還是漆黑的，給他的容貌上，增添了一種稀有的特色，表現着力與尊嚴。

站在鏡子面前，腳跟並齊，身體筆直，他拿着那兩個鐵球，行動非常自如；他伸直了一隻強健的胳膊，露出滿足的表情，眼望着他的力氣的表現。

但是突然間，在那反映着全部房間的鏡中，他看見有人撩開垂幕；於是，一個婦人的頭——只是一個頭，向裏窺望。他身後有人問道：

「有人嗎？」

「有的！」他立即轉過身來答道。其次，把整條地毯在地板上，略做有點造作，露出青春時敏捷的樣子，急忙走向門口。

一個矮人，身穿輕飄的夏天服裝，走進來。他們握了手。

「我看，你正在練功夫，」那位貴夫人說。

「是的，」他答道；「我正在服影自豪，連我自己都覺得驚嘆不至。」

那個貴夫人大笑了，於是接着說道：

「你們門房是空空的，我曉得這種時候總是你獨自一個人，所以我沒有傳報就進來

了。」

他眼望着她。

「天哪，你是多麼美呀！多麼時髦！」

「是的，我做了一件新衣服。你看漂亮吧？」

「漂亮之極，完全合你的身材。我們當然可以說，在目前只有我們是懂得色彩的配

合的。」

他在她的四周走着，溫柔地摸觸着衣料，用他的手指尖拉平衣服的縐折，他懂得女性的服裝，整像一個服裝師，他一生都在運用他藝術家的心靈與體育家的筋肉，拿着纖細的畫筆，描繪出隱現在絲絨服裝下的女性的優美。他察看了一遍之後，叫道：「這是一件偉大的成功，完全與你配稱！」

貴夫人就坦然受着他的讚美，非常滿意自己的漂亮和討他的歡喜。

她已經不十分年青，可是仍然美麗，身材不高，有點肥胖，但是有一種新鮮氣，使一個四十歲的婦人露出剛剛熱透了的樣子，她像是一朵薔薇，在一定的時間內一直茂盛着，可是正當繁榮的時候，在一刻之間便會枯萎了。

在她金色的髮下，她備具一切的靈活和青春的優美，這是那永遠不老的巴黎婦人的一種典型；這種婦人，身內有一種驚人的生命力，有一種不可駕御的抵抗力，她們保持二十年的勝利與不朽，比什麼都更重要地，她們留心她們的身材與健康。

她掀起她的面紗，悄悄說道：

「喔，你不吻我嗎！」

「我剛剛吸過煙。」

「呸！」貴夫人說。於是，揚起她的面孔，接着說。「那樣講更不成！」他們的唇合在一起了。

他接過她的陽傘，脫掉她的短外衣，動作敏捷純熟，表示他已經作慣了這類的事情。當她在輪椅上坐定之後，他露出很有趣味的神情問題：

「你的丈夫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；他正在這時候在議會裏發表演說。」

「啊！講什麼題目？」

「一定照例又是甜菜或菜子油之類的問題！」

她的丈夫，杜·居洛瓦伯爵，是歐南縣選出的議員，關於一切農業利益問題具有特殊的研究。

貴夫人在畫室裏走着，看見牆角裏有一張她沒有見過的畫稿，於是問道，「那是什麼畫？」

「我剛剛開始的一幅粉筆畫——杜·蓬泰烏公主的畫像。」

「你要曉得，」貴夫人嚴厲地說道，「如果你又繼續繪畫女人的肖像，我就要封閉你的畫室。我很明白那種事情會發生什麼結果的！」

「一個人不能老是畫安妮的肖像啊！」答語是這樣的。

「當然我希望如此！」

她露出一個理解藝術技術的女性的神氣，檢視了那張新開始的粉筆畫。她左右觀望，用手遮成陰影，想找出把畫稿放在怎樣的地方才能得到最適當的光線，最後她表示滿意了。

「這畫很好，你的粉筆畫已經非常成功。」

「你是這樣想嗎？」受寵的藝術家囁囁着。

「是的；那是一種最纖巧的藝術，極其需要風格的辨別。在繪畫的藝術上是不能照着泥水匠的看法的。」

約有十二年，伯爵夫人鼓舞畫家向着藝術獨特性的方向去發展，阻止他返依寫實主

義的靈魂；其次，因為考慮到一般時尚在要求現代的優美，所以她入溫柔穩重他採取一種略帶造作的優美的理想。

「公主的人是怎樣的？」她問道。

於是他便必得把一切的細節——那些為女性的矜持與微妙的好奇心所統攝的細微情節——全盤告訴她，從公主的化妝一直批評到她的智慧。

可是突然她問道：「她和你調情嗎？」

他笑了，聲調沒有這回事。

其次，伯爵夫人把雙手搭在畫家的兩肩上，注目對他凝視。她的懷憂的熱烈，使她藍色眼睛的瞳仁發出一種顫抖，像小墨水壺般，現出幾乎看不見的黑點的斑痕。

她又悄悄地說：「真的，她現在已經不是賣弄風情的女人了嗎？」

「真的不是，我對你保證！」

「哦，我並不煩心的，」伯爵夫人說。「無論如何，現在除去我以外，你再不會愛任何人了。旁的人再沒有機會了。時間太遲了，我可憐的親愛的！」

畫家感覺到一般中年人被提及年紀時心裏翻到的那種痛苦的情緒：「今天和明天正和昨天一樣，在我的生命中，除去你，安妮，未曾有也永不會再有任何人了。」

她牽着他的胳膊，又轉回輪椅，要他坐在她的身旁。

「你剛剛正在想什麼？」她問道。

「我正在探尋繪畫的題材。」

「到底什麼題材？」

「我不曉得，因為我還正在探尋。」

「近來你作些什麼事？」

於是他就必得把一切都要告訴她，他接待了什麼人，他參加過什麼宴會或夜會，並把一切談話和閒話都複述一遍。兩個人對於時髦生活那一切瑣碎細末的情節都感到真正的興趣。無聊的爭執，各式各樣的調情，聽過無數次重述過無數次關於同一人物爛調的批評，同樣的世界與同樣的論調，這些，在所謂巴黎生活的激流中，正是吸引了兩個人心靈的事情。他，作為一個藝術家，到處受人歡迎，認識各社會階層的每一個人，而她

，又是保守黨議員的文雅的妻子，所以他們都善於談天說地，善於使用溫和的諷刺，善於傾瀉、光彩、而輕薄的口頭禪，使那些不善於談小話的人們，感到非常的嫉妒。

「你什麼時候來吃飯？」她突然問道。

「隨你什麼時候高興。指定日子吧。」

「禮拜五，當天有杜·摩特曼公爵夫人，柯貝勒夫婦，還有德薩德，替我的女兒洗塵——她今天晚上回來。但是我的朋友，不要談起這件事。這是一個秘密。」

「好吧，我接受了。我很喜歡再見到安奈特。三年我都沒有看見她了。」

「是喲，真的呢。已經三年了！」

安奈特，小的時候，是在巴黎隨着父母長大的，可是非常得她外祖母的寵愛，她的外祖母派拉丁夫人，眼睛差不多已經瞎了，整年住在歐爾縣朗西葉城她女婿的莊園裏。這位老婦人越來越丟不開那個孩子，同時居洛瓦夫婦因為政治的和農業的各種問題，差不多有一半的時間到這里來，所以最後他們講定，小女兒只偶爾到巴黎去一兩趟，因為她本人過不慣城市的拘束生活，而喜歡鄉村的自然恬淡。

三年來她只到過巴黎一次，在伯爵夫人的意思，頂好根本不必讓她來，在她定期出場到社會的時日以前，應當不必喚起她對於巴黎活躍生活的興趣。杜·居洛瓦夫人給她女兒兩個非常有手段的家庭教師，同時自己更常常訪問她的母親和她的女兒。此外，奈特住居在別墅裏，也成了老婦人不可少的伴侶。

從前，奧利威·貝庭每一年要在朗西萊過六個星期或是兩個月；但是在最近的三年間，因為害風濕症，他到較遠的溫泉地方住了些時候，非常地復活了；他對於巴黎的愛好，所以他回來之後，簡直就不能再離開了。

那個小女兒，依照協定，在秋天以前是不能夠回家的，但是她的父親替她的婚事突然想出一個計劃，派人叫她馬上來和杜·法朗津爾侯爵會面，她的父母就希望她和侯爵訂婚。不過這個計劃非常秘密，杜·居洛瓦夫人在絕對的信任下，才告訴奧利威·貝庭。

「你的丈夫對於這件事已經完全決定了嗎？」他終於說道。

「是的；我都認為這個主意很好。」

她又重新談起繪畫這個題目，希望他能決心畫一幅基督像。他拒絕這個建議，因為

他認為世上已有過多的基督畫像了；但是她依然堅持，而且爭辯得有點不耐煩了。

「啊，如果我曉得怎樣畫，我便會把我的印象講給你；那畫像應當是非常地新，非常地大胆。他們把他從十字架上拉下來了，而張開雙手的那個人，身體的整個上半部都要軟下來的樣子。他已經倒在羣衆的下而了，同時他們揚起他們的雙手來接他，支持他。你明白嗎？」

是的，他明白的；他甚至認為這個觀念非常獨特；然而此時此刻他是正在現代化的氣氛中，於是當他一看見他的女朋友倒在輪椅上，伸出一隻穿着漂亮鞋襪的腳，皮膚幾乎在透明的長襪下閃着光，這時他就說道：「啊，這正是我們應當繪畫的！這就是生命——在衣褶邊下的一隻女性的腳！在這個題材裏，我們可以裝進一切——真理，慾望，詩。再沒有東西比一隻女性的腳更優美更迷人的了；而且它暗示出怎樣的神祕來：那被遮隱的腿，雖然看不見，却可以在衣物的重疊下令人想像得出來！」

「那不是纖巧，新奇，而有表情嗎——不是比手還更有表情嗎？拿你的手給我看，安妮！」

她戴着一直遮到肘間的長手套。爲了要脫掉一隻，她就捏住指頭很快地脫落下來。胳膊現出來了，又白，又肥，又圓，露得那麼突然，給人一種全然大胆裸體的觀念。她伸出她的手來，手頸下垂。戒指閃爍在她粉白的手指上，狹長的粉紅色的指甲，像愛情的爪一般，突出在女性的小指尖上。

奧利威·貝庭溫溫和雅地握着那隻手。他玩弄着手指宛如它們是活的玩具一般，同時說道：

「多麼奇怪的東西！多麼奇怪的東西！多麼美麗的小玩藝，智慧而靈活，可以任人隨心所欲——書籍，花邊，房舍，金字塔，火車頭，麵食，或是給人撫愛，而這最後一件事是它最愉快的使命。」

他順序剝落了幾個戒指，及至剝到結婚戒指時，他微笑着囁嚅道：

「法律！我們來對它致敬！」

「無聊！」伯爵夫人略微有點受傷的樣子說道。

貝庭溫是喜歡諷嘲笑，法國人原有這種傾向，又加上最認真情感的冷嘲，他時常

絲毫無心地使她傷心，他不曉得怎樣理解女性微妙心理，而且如他自己所說，也不曉得分辨神聖的境界。每當他輕描淡寫觸到他們的友誼關係，那就比什麼都更使她煩擾不安，其實他們的友誼是一件由來已久的事，而且他聲言那是十九世紀中最美麗的愛情模範。沉默了片刻之後，她問道：

「你願意領安奈特和我一同出席落成典禮的招待會嗎？」

「當然的。」

於是她問他在下一次展覽會中要展覽哪些最好的畫，展覽會在兩個星期以內就要開的。

但是突然間，她像想起她忘記了什麼事情的樣子。

「來，把我的東西遞給我，」她說。「我馬上要走了。」

說着站起身來，走到桌邊，桌上滿是散亂的紙片，已經折開的新舊信件，旁邊還有畫家的墨水壺，裏邊的墨水已經乾了。她十分好奇地望着它，拿起幾張紙片，從背面往上看。